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非洲通史

古代卷

AFRICA

主编
何芳川 宁骚



-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非洲通史

古代卷

主编 何芳川 宁 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责任编辑 陈长华

非洲通史·古代卷
何芳川 宁 骚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75 字数: 42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一版

199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1,500

ISBN7—5617—0914—5/K·089 定价: 98.00元
(全三卷)

总 序

献给大家的这套《非洲通史》，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梦寐以求、艰苦创业的结晶。

中国人对非洲历史的兴趣，差不多与中国史学传统一样悠久^①。中国古代史学家留下了研究非洲历史、中非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大量宝贵资料，但他们受到所接触范围的局限，仅仅描述了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放眼世界”的近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全非各国的历史作简洁的介绍^②，但在救亡图存的年代，他们没有条件对非洲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兴待举。老

① 如果不算古代神话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早记载非洲国家的史学著作。

② 如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

一代的知名史学家为填补空白，毅然挑起研究非洲史的拓荒重担。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开设非洲史课程，培养研究人材，编写资料 and 专著^①，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嘎然而止。就在我们止步不前的 60—70 年代，世界非洲史学正蓬勃发展，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国别史、地区史、专史和多卷集通史，中国与世界非洲史学的差距再一次拉大。这种状况不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同悠久真诚的中非友谊很不相称。

非洲是世界的第二大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过去，近代以来一直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强大力量。1990 年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大陆争取政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目前非洲正处于路转峰回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同非洲各族人民曾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互相声援，今天又在为反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强权政治而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殖民剥削和统治的继续。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这种世界战略格局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趋势，需要搞清非洲政治、经济“热点”的来龙去脉。

非洲的文明史，既是悠久的，又是多彩的；既有统一规律可循，又有许多特殊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革命，即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可能首先发生在非洲。非洲也是世界史上最先出现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国家组织的一个大洲。但此后，非洲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就愈来愈不平衡。到 15 世纪欧洲殖民者首途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某些非洲国家已经进入发展程度不等的封建社会阶段，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

^① 如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张铁生《中非交通初探》等。

河、刚果河(扎伊尔河)、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大湖地区则存在着一系列奴隶制国家,而在赤道热带森林、赞比西河以南,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以及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的人们却还过着采集、狩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的原始社会生活。在许多奴隶制国家和某些封建制国家内部,次生的、派生的村社——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细胞和家长奴隶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非洲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历来存在着不少偏见和曲解,例如认为“黑人自古天生低劣”^①的观点,以欧洲模式硬套非洲各族历史的方法论^②,等等。我们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观点,才能从驳杂纷繁的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无可讳言,今日非洲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但这主要不是古代历史遗存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15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留下的恶果。当然,在近代非洲历史画卷上,也不只是书写着屈辱和辛酸,更有不屈不挠的抗争和自强不息的改革,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民族英雄。如果加以科学的总结,这对于驳斥形形色色的历史偏见,对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基于上述认识,1984年在北京召开了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倡议编写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非洲通史。会后确定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陆庭恩为项目负责人,成立了由艾周昌、陆庭恩、张文淳、彭坤元、郑家馨、何芳川、宁骚组成的编委会。这一项目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① 杜波依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5页。

②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非洲通史》), vol. XVIII.

为了使编写工作扎实地进行,编委会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支持和协助下,从两方面进行了准备:第一,编译《非洲通史资料选辑》,分册出版,每册约20万字;第二,讨论非洲史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非洲社会的演进和变革,撒哈拉以南社会经济形态的嬗变和更替,非洲的政治体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等。这两项工作对集思广益、提高书稿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非洲通史》全书分为三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古代卷由何芳川、宁骚主编;近代卷由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现代卷由陆庭恩、彭坤元主编。三卷之间,既求互相衔接,又能独立成篇。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以及中联部、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研究非洲史的学者。

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毅然承担了本书及其资料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王少如和陈长华为本书的审定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一切支持和关心本书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非洲通史》项目负责人

艾周昌 陆庭恩

1990年7月30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史前时代的非洲	15
第二章 尼罗河流域的非洲上古文明	60
第三章 地中海、红海沿岸的非洲上古文明	90
第四章 希腊、罗马时代的埃及和北非	121
第五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早铁器时代与 班图人迁徙	144
第六章 基督教文明在非洲	168
第七章 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上)	196
第八章 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中)	234
第九章 伊斯兰文明在非洲(下)	346
第十章 独立发展的热带非洲诸王国	372
第十一章 古代非洲的内陆交通和文化交流	422
第十二章 古代非洲的对外交通和文化交流	451
主要参考书目	495
人名译名对照表	502
地名译名对照表	508
族名译名对照表	518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i>by Lu TingEn (Peking University)</i>	
1. Africa in the Prehistorical Age	15
<i>by Zheng Jiaxin (Peking University)</i>	
2. Ancient African Civilizations in the Nile Valley	60
<i>by Zhang Zhongmin (Xuzhou Teachers College)</i>	
3. Ancient African Civilizations on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Red Sea	90
<i>by Lu TingEn (Peking University)</i>	
4. Egypt and North Africa in the Graeco—Roman Age	121
<i>by Zhang Zhongmin (Xuzhou Teachers College)</i>	
5. Sub-Saharan Africa in the Early Iron Age and the Migration of Bantu	144
<i>by Li Jidong (Xiangtan University)</i>	
6. The Christian Civilization in Africa	168
<i>by He Fangchuan (Peking University)</i>	
7.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Africa(I)	196
<i>by He Fangchuan (Peking University)</i>	

8.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Africa(Ⅱ)	234
<i>by Ning Sao (Peking University)</i>	
9. The Islamic Civilization in Africa(Ⅲ)	346
<i>by Li Jidong (Xiangtan University)</i>	
10.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Various Kingdoms in the Tropical Africa	372
<i>by Bao Maohong (Peking University)</i>	
11. The Inl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in Ancient Africa	422
<i>by Xu Jimin (Institute of West Asia and Africa, CASS)</i>	
12. The Foreig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in Ancient Africa	451
<i>by Ai Zhouch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Bibliography	495

导 论

非洲大陆的历史是一个整体。非洲古代史,只是这一整体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本卷所要阐明和叙述的,就是这块世界第二大陆漫长的古代历史。

当人们谈论非洲古代史的时候,首先会遇到它的涵盖面问题。非洲古代史始于人类从动物界的混沌中走出,亦即劳动创造了人这一过程。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非洲(具体地说,是东非和南部非洲)是否人类的唯一起源地这一问题存在着争论,但对非洲已发现人类演化的迄今最完整的系列的遗骨、非洲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在认识上则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非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一个先进的、进步的大陆,而不是一个滞后的、落后的大陆。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通过对已发现的

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各个阶段的化石进行的科学研究,现在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描绘出人类体质进化的一条主线,即:

人类体质特征发展的阶段(单位:万年)

发展阶段	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直立人	早期智人	晚期智人
距今年代	1400—700	400—100	200—20	25—5	5—

伴随着体质进化的历程这条主线,形成中的人类在文化上也有一个从使用天然工具到早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再到晚石器时代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非洲始终居于世界人类进步的最前沿,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是大放异彩的。当然,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相当丰富、甚至庞杂,所以很难说国际学术界已经对已发现的资料从容地进行了确认、鉴定、分析和研究。有的资料,甚至被认为将从猿到人的过程,在时间上推前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这就需要我们作一番认真的排比、分析,对非洲古代史的上限作出一个比较稳妥的判断。科学的态度应该是追求真理,而不应该是一味地标新立异。

非洲古代史的下限问题,就比较复杂。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且多言之成理。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两个参照系。一个是世界通史,另一个是东方的,即亚洲、非洲(在一定时期与一定程度上,还有美洲、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历史。对于世界历史来说,它的古代史含上古和中古两个历史时期,一般指人类社会前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开始的。因此世界通史中的古代(含中古)部分,是以15世纪作为其下限的。东方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拖入近代的,因此就整体而言,东方近代史也应该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开始。东方古代史的下限,也大致应界定在15世纪。不过,当我们主张将世界古代史和东方古代史的下限界定在15世纪时,我们只是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的角度上给人类和东方社会的发展以一个大体

上合理的阶段性标志,而绝没有用它界定各个民族和国家古代与近代历史的分期。正如中国古代的下限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一样,日本古代史的下限大致界定在19世纪中叶;印度古代史的下限则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奥斯曼帝国古代史的下限为18世纪90年代谢里姆三世的改革;它们都大大晚于通史的相关界定。大致同以上两大参照系一致,我们认为,非洲古代史的下限也可界定在15世纪。而且应该注意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对外扩张活动是以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非洲的休达开始的。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近代甚或还要早些。自然,这一界定丝毫不妨碍我们在讨论非洲大陆各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时,将它们古代史的下限科学地、合理地延伸到17、18世纪。

非洲古代史,是非洲各族人民的古代历史。因此,在编写过程中,自然会遇到有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曾围绕着斯大林有关民族和部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非洲史学界也不例外。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不属本卷任务,更非我们力所能及。不过,有关民族的问题在非洲大陆显得格外复杂、突出,本卷作者就不能不有所依循。其实,从理论上讲,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大体上适用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形成以来的情况。依照斯大林的观点,人类社会只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才有条件形成严格和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即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为了同这一点相区别,斯大林将此前人类在民族问题上发展的最高水平,界定为部族。我们不准备拘泥于斯大林的部族说。因为事实上很多地区的古代人民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一定要将他们排除在民族范畴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况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这样的提法^①。在英语文献里,19世纪以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5页。

来,尤其在当代,对所有类型的族体统称作 people 或 ethnicity,而对建立了国家的族体或被认为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族体,则称作 nation。在汉语里,people、ethnicity 和 nation 都被译作“民族”一词。本卷在提到民族的地方,都是在这种未加严格区分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大致而言,非洲大陆各地区的古代先民,发展到一定程度,一旦形成稳定的血缘共同体(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地域共同体(国家),便相继跨入古代民族的阶段。由于长期共同的生息、繁衍、劳作,某一地区内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许多外在的(如血统、语言、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和内在的(如心理素质等)共同性。上述这种共同性,就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迈入古代民族阶段的标准。在我们观察和研究非洲古代诸民族时,不难发现,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古代民族一样具有下列特点:第一,规模小。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民所认同的生存空间,用今天人类的眼光看,往往是极有限的。一片山区或森林,或是一条河谷,都足以构成古代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随之而来的,就是古代民族的人口少。少则数百人、数千人,多则数万人即可形成最初的古代民族。第二,稳定性差。由于规模小,人口少,共同心理素质的积淀比较浅薄,因而在同其他民族和平或战争的交往中,比较容易因征服、同化或相互融汇而发生变化。第三,古代民族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古代民族发展历程中的多层次性,即同样是古代民族,却在发展程度上有着天渊之别。有的古代民族得到高度发展,有的则在历史长河中沉浮,始终在初级或中级阶段徘徊。

同民族问题密不可分的,是国家问题。当着一个古代社会达到这一点,即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社会职能特别是管理职能已不再能胜任该社会之需求时,便需要一种崭新的公共机构:国家。除了南部非洲地区的科依—萨恩人和逐渐退居中部非洲热带森林中的俾格米人之外,在非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凡是形成了古代民族的

地方, 至迟到 17、18 世纪, 一般地说都曾建立过古代国家或准国家、雏形国家组织。

非洲大陆古代国家的出现与发展, 比较其他大陆, 呈现出突出的不平衡现象。从整体上看, 可以称之为北高南低的状态。这就是说, 非洲北部的国家组织出现得早, 且一般相对比较发达。越往南, 国家组织出现得越晚, 且发展程度越低, 直至南非地区全然没有出现国家的条件。在北非, 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代埃及的璀璨文明。古代埃及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在马格里布地区, 出现了迦太基国家(尽管这个国家是腓尼基人建立的), 以及完全由非洲当地柏柏尔人创建的努米底亚王国。受埃及文明的影响, 在它的南方努比亚, 也曾出现了著名的冶铁古国——麦罗埃。由此向南, 直到晚近的公元 15 世纪前后, 还有赤道及其以南的刚果王国和津巴布韦巨石文化所体现的神秘的莫诺莫塔帕王国的气氛。

非洲古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发展, 并不是孤立的。它同非洲以外的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息息相关。它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 如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影响, 同时也在较小的程度和范围上影响了外部世界。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中, 有两个可以在古代非洲国家的出现与发展中找到自己深深的烙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和整个北非其他地区, 成为被压迫人民反对罗马帝国斗争的旗帜与代言者, 对罗马帝国在非洲统治的衰亡历程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东北非, 基督教却成为埃塞俄比亚这一基督教千年王国的国教, 对埃塞俄比亚古代国家的发展、成熟及其凝聚力、韧性, 等等, 都起过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基督教甚至将自己的力量深入非洲腹地。在东苏丹地区, 就曾出现过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即栋古拉)和阿勒瓦等三个古代基督教王国。公元 7 世纪, 当阿拉伯人挟着古兰经、高举伊斯兰圣战的大旗奔逐在北非大地的的时候, 非洲国家发展史上的伊斯兰时代也同时来临。在埃及和

整个北非地区,伊斯兰教大约在一个世纪里就深深根植于非洲的土壤,成为这一地区国家赖以生存的精神和政治的支柱。在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或分裂的阿拉伯帝国的支柱。在若干情况下,它也成为被压迫群众反抗现存国家政权的工具。一旦这些反抗取得成功,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建立了新的政权,它又即刻成为新建国家如穆拉比特王国和穆瓦希德王国的支柱。在古代非洲国家发展的历史上,伊斯兰教的作用,无论从涵盖范围还是从其影响来看,都远远超越了基督教。在非洲西部,伊斯兰教势力由马格里布南下,越过撒哈拉,在西苏丹诸国、尤其是马里和桑海国家的强盛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东部,自埃及南下的穆斯林势力经过长期侵蚀,冲毁了东苏丹地区的三个基督教国家。然后同西苏丹伊斯兰势力左右夹击,将中苏丹地区也伊斯兰化。同时,从阿拉伯半岛、红海与波斯湾而来的伊斯兰势力,更南下东非海岸,与当地非洲居民融汇,创建了著名的斯瓦希里文明和大约 37 个东非沿岸的城邦国家。无论在广大的苏丹地带还是东非沿海地带,那里的伊斯兰文明都带上了十分浓重的非洲本地色彩。对于伊斯兰教对这些国家发展的促成与规范作用,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应过于夸张。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建立、发展过程中确实起过很大的推进作用和某些规范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在古代世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一条件的制约,国家的规模在最初阶段总是很小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在古代生产条件下就不可能出现疆域辽阔的大国甚至帝国。事实上,罗马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中华帝国等都是在古代简单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涌现的。而且,尽管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和波斯帝国昙花一现,然而其他几个大帝国却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风风雨雨,历久不衰。在初起的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之间,更有着许多规模不等、体制完备状况千差万别的形式。有的学者试图将这些古代国家的万千气象理出一些头绪,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现象来,

于是提出了“城邦——王国——帝国”演变、发展的规律，展开城邦问题的讨论。其实，城邦现象绝非古代希腊、罗马所专有，世界许多地区在古代都出现过城邦。就非洲大陆而言，公元前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就曾出现过以迦太基、乌提卡为代表的城邦群，在公元10到15世纪，东非沿海地区出现了基尔瓦、蒙巴萨、摩加迪沙等大约37个城邦；在西非豪萨地区和约鲁巴地区出现了数十个城邦；比它们更晚近一些，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地带也出现了城邦群。城邦群的出现，一般确是一种早期的国家现象。由于它出现早、规模小，因此往往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古代国家由小及大的第一步。于是同希腊、罗马专有说相对立，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的主张，即认为城邦是古代世界的普遍现象，是古代国家普遍的初级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认为，以城为邦（即城市国家，其疆土大体限于城市及其近郊），小国寡民的古代国家，往往是由那些古代商业民族所创建的。它们的发展、兴衰，往往同那些古代商业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连。至于古代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其立国之始并不一定非要经过城邦阶段。一个强大的军事民主制古代社会，在迅速吞并许多类似的社会之后，是很容易建立与城邦特征迥异的疆域可观的王国的。同样地，帝国现象也未必是古代世界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非洲古代的历史上，古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确曾出现过向帝国发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毕竟没有能变成现实。因为尼罗河三角洲所支撑起来的古代农业的埃及，是绝没有实力去建立一个幅员辽阔、连省跨洲的大帝国的。不仅如此，甚至连控制上埃及地区的力量都时常令人怀疑。埃塞俄比亚古代统治者虽然从阿克苏姆时代起就给自己冠以“万王之王”的美号，但他们所君临的，实在只能称作一个较大的王国。真正平心而论，在古代非洲，只有西苏丹地区的马里和桑海国家，具备了成为古代帝国的雏型。而且，无论是埃及、埃塞俄比亚、马里还是桑海，所有古代非洲那些稍有帝国趋势或稍具帝国雏型的大王国，没有一个是从小城邦发展起